

□时令物语

□薛宏新(原阳县)

□心情驿站

□方奥旗(周口市)

小满



晨光刚染白东边云彩,老张头就踩着露水走向了黄河大堤。布鞋帮子叫露水洇得发乌,裤脚粘着几颗苍耳子。孙女小满提着竹篮在后头蹦跳,惊起两只草窝里的鹌鹑。“爷,麦芒扎手哩!”她踮脚够着麦穗,刚刚浮上来的太阳,把麦田染成了金色。

“小满小满,麦粒渐满。”老汉用拇指食指掐住麦穗中段,麦芒在他掌纹里划出细痕,“你瞅这仁儿,跟月娃子的牙床似的,白生生透着青。”风过麦浪沙沙响,像抖开了一匹金绸子。

日头爬过柳梢时,村西头蚕房里腾起白雾。七婶子挎着桑叶篓子撞开篱笆门,蓝布衫襟让露水打湿半幅。“老姐姐,昨夜里蚕儿闹腾得邪乎!”她冲屋里喊,嗓子带着豫北婆娘特有的敞亮,“你听这声气,唰啦唰啦,跟六月雨打苇叶似的。”

蚕架上的蚕宝们昂着脑袋,桑叶堆里拱出波浪纹。八奶奶眯眼数着竹匾里的茧子,雪团似的蚕茧在晨光里泛着珍珠般的光泽。“早年间在桑树底下听蚕吃叶,能听到五更天。”她掂起个茧子对着亮处照,“你瞅这茧衣,透亮得能瞧见蚕儿翻身哩。”

南堤飘来新麦香时,王寡妇正蹲在菜畦里割头茬韭菜。镰刀贴着地皮划拉,青汁子溅在粗瓷碗沿上。“小满的韭菜赛人参呐。”她抹把汗,冲着隔壁院墙喊,“二妞她娘,晌午包饺子不?”雷声在天边闷闷滚着,西南风卷

着湿气掠过菜园子。

雨点子砸下来时,韭菜叶上的白霜还没化净。王寡妇顶着筛子往家跑,雨帘里瞧见老张头扛着木锨往麦场奔。“这场雨来得邪性。”她扯着嗓子喊,话音让雷声劈去半截。老张头扬扬手里的麻袋:“抢场哩!麦粒儿鼓着肚子等不得!”

灶火映红窗纸时,七婶子端着青花碗来串门。新烙的麦饼焦黄,裹着嫩韭菜鸡蛋馅。“尝尝这新面。”她掰块饼塞给八奶奶,“麦仁儿磨面时香得哟,跟揣着整个麦穗在怀里似的。”檐水敲着腌菜坛子叮咚响,蚕房里传来细微的沙沙声,像春蚕在雨夜里说悄悄话。

星星出全时,小满趴在竹床上数流萤。老槐树影投在麦秸帘上,晃着晃着就成了蚕宝宝啃桑叶的模样。“爷,蚕儿为啥非要这时候作茧?”“就跟麦子非要小满灌浆一个理儿。”老汉吧嗒着旱烟,烟锅里的火星明了又灭,“天地有定时,万物有定数,早三天晚三天都不香甜。”

露水重新攀上窗台时,南坡麦浪暗沉沉涌动。蚕房梁上垂下新结的茧,月光里像挂着一串银铃铛。王寡妇家案板上,韭菜饺子排成雁阵,面皮儿薄得透出翡翠色。雷雨洗过的村庄枕着麦香入梦,蟋蟀在墙根底下学着蚕食桑叶的调门,一声声,应和着远处河水流淌的声响。

□有感而发

□王学军(新乡市)

家常饭里守初心

童年听豫剧《铡美案》,包拯那句“家常饭,粗布衣,知冷知热结发妻”,在铿锵锣鼓中余韵萦绕。那时懵懂,不明白铁面无私的包青天,为何要在审案间隙吟唱这般家长里短。直至军转进入审计机关,七八年的时光里,看到在无数个出差的日夜里、堆积如山的账本前、坚守纪律的抉择中忘我工作的同事们,我才渐渐领悟,这句朴素的唱词,对审计人而言,蕴含着深刻而独特的意义。

审计人的家常饭,是聚少离多后的珍视。别人的日历上满是团聚的温馨,而我们的日程表,却总被外出审计填得满满的。孩子第一次喊“爸爸”,只能通过视频听到;父母手术时,无法在病床前尽孝;结婚纪念日,只能从宾馆寄出一束鲜花表达心意……这些遗憾,让每一次归家都显得珍贵。去年深秋,出差归来的我特意早起,前往菜市场,买回新鲜的五花肉和韭菜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和面、调馅、擀皮、包饺子,其乐融融。那一刻,蒸汽氤氲的餐桌,承载着比山珍海味更动人的温暖。审计人用与家人分离的“减法”,算出了幸福的“加法”。这充满家的味道的饭菜,如同缝合思念的针脚,编织

成最温暖的港湾。

审计人的家常饭,是奔波路上的坚守。在外出审计点连续加班的深夜,看着床头柜里自备的方便面、火腿肠、干馍片,我总会想起退休的赵科长讲述的“铁皮饭盒”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他们总是清晨熬好杂粮粥,盛在铁皮饭盒内。中午,他们喝着粥,就着腌菜,啃着馒头,吃得津津有味。审计人的战场,在田间地头,在项目现场,在堆积如山的凭证之中,饮食不规律早已成为常态。但赵科长常说:“身体是丈量账本的尺,尺子歪了,量出来的数字就不准了。”如今,我们的餐盒从铁皮饭盒换成了保温桶,可“早吃好、午吃饱、晚吃少”的坚持从未改变。我们审计机关派出的调研组在被审计单位看到审计人员的食谱、就餐登记、交费记录等,更像是一把刻度清晰的量尺,时刻提醒着我们:只有守护好自己的健康防线,才能更好地守护国家的经济安全。

审计人的家常饭,是纪律红线的映照。记得一位项目审计组长曾和我交流,在外地审计期间,被审计单位以“地方特色”为由多次邀约聚餐,都被他婉言谢绝:“我们住所的伙食,比特

色美味吃得踏实。”这让我想起入职时参观局机关廉政教育宣传场所时的情景,审计“八不准”工作纪律在灯光下熠熠生辉。这些不是冰冷的条文,而是审计人用热血与信仰铸就的防腐堤坝。当诱惑披着“人情往来”的外衣靠近,审计“八不准”工作纪律的约束便会浮现在眼前。正如包拯所唱的“粗布衣”,审计人的“粗”,是甘于粗粝的作风、质朴的生活态度;“布”,是布满责任的担当、坚守底线的决心。

此刻,窗外春雨淅沥,案头保温桶升腾起热气。我终于明白,当年包拯唱的不是简单的饭食衣裳,而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——在粗茶淡饭里坚守本心,在纪律规矩前挺直腰杆。对于审计人来说,家常饭是出发时妻子塞进背包的暖胃红茶,是归家时父母温在锅里的热汤面,更是丈量初心的刻度、守护使命的铠甲。愿我们永远铭记:当万家灯火亮起,那碗冒着热气的家常饭里,不仅盛着对家人的愧疚与牵挂,更盛着“为国而审、为民而计”的忠诚与担当。让家常饭的温暖滋养初心,让纪律的红线守护使命,这或许就是审计人对“知冷知热”最动人的诠释。

赶大集

儿时最开心和最期待的事莫过于赶大集了。

记忆中的乡间,物质生活是较为落后的,那时候想要买一些生活中需要的东西,便需要等待,等到固定的大集开市之后才能够有机会去购买。大集不开市,很多东西便暂时不能买到,日常生活亦会受到一定的影响。

大集是乡村特有的产物。上大学后,我曾经进行过一次简单的考证,了解到乡村的大集来源于早期人们自发的物品交换。那时人们物品有所剩余,便在一些固定场所进行交换,这便是集市的最早雏形。

老家一直都保留有大集的传统,记忆中家乡的集市一般喜欢逢“三、六、九”开集,这些在我的家乡通常被视为吉利数字,很多时候订婚结亲也常常选在这些日子。老家四周村庄多,人口也较为稠密,这为大集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。大集基本上隔上个四五天便会开集一次,且规模并不算太小,常常是烟火蒸腾、人声鼎沸,一片热闹场景。

晨雾未散之时,赶集的人们便动身启程了,乡亲们没有睡懒觉的习惯。他们踏着晶莹的晨霜,迎着初生的朝阳,走在乡野的小路之上,一路与同行的伙伴说说笑笑,在大集拉开序幕之前准时到达。

赶集的人很多都不吃早饭,空着肚子赶路。这样做,一来是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,不至于错过乡间的早集,二来可以空开肚子,到集市上美美地吃上一顿美味的早餐。

乡间的大集售卖之物常常为农家必需之品。集市上最为常见的便是打烧饼的、煎水饺的、卖油果子和馓子的,还有菜摊、肉摊等。

小时候,常常跟着母亲去赶集,烧饼摊和冰糖葫芦摊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。穿蓝布衫的老汉推着木轮车,草把上插满红玛瑙似的糖葫芦,那竹签上裹着的晶莹糖衣,在晨光里泛着光泽,甜蜜了岁月,也甜蜜了曾经的时光。

如今,很多地方的大集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人间烟火气,最抚凡人心。我常常怀念农村的大集,那是一种独特的乡土文化,那是原始乡土生活的赞歌。

如今,走进城市的超市,琳琅满目的商品映入我的眼帘,冷光下整齐排列的货架总让我感到恍惚。原来,人间最为鲜活的烟火便藏在那片最为古朴的黄土地里,藏在大集的吆喝声中,藏在赶大集所挎的竹篮中,藏在被岁月磨得发亮的货郎的扁担上。每每想起曾经赶大集的时光,我便会想起那火红的糖葫芦,想起母亲鬓角的草屑,想起归程时夕阳散发出的暖光。

本报投稿邮箱

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:
pywbmywy@126.com。
请勿以附件的形式发送。